

# 杨绛的窄门——读《喜智与悲智》

贾想

在翻开《喜智与悲智》之前,我们会看到封面上的杨绛。她典雅、敛声、似笑非笑,有一张不容易让人记住的脸。

的确,各种版本的文学史里面,杨绛,不是一个耀眼的名字。有的作家仅靠一首诗、一部短篇抛头露面,就赢得文学史家的满堂彩。但杨绛不是。她的创作生命够长了,在新中国成立前创作过戏剧,六十年代摘笔,转而投身翻译,80年代之后的三十多年间,重操旧业,为我们留下诸多散文和小说。她这跨度巨大的写作生涯,和她在文学史中占据的短小篇幅,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对照。

我们记载的历史是被选取的历史,文学史也不例外。我们从散乱的历史材料里面,挑选符合个人历史哲学的那部分,挑选最能构成逻辑链条的那些必然性因素,尤其是关键人物的出生和死亡、旧事件的结束和新事件的起始、新类型替代旧类型的标志性时刻。历史这才变得有进展、有理性甚至有目的,才变成可把握、可分析、可预测的“活的历史”。

为此,我们不得不排除掉一些特质:偶然的、例外的、中间态的(不旧不新的)、内倾的、矛盾的、退守的。这些特质被认为是搅局的存在。保留具有这些特质的因素,会瓦解掉“历史”的逻辑性和可理解性,瓦解掉书写历史的那支笔的权力。

那么,杨绛在文学史乃至历史上占据很少的篇幅,就显得相当合理。

她不是关键人物。她和她的作品,既不能标志某个旧事件的结束(她没有随着某个历史阶段一起退场),也不能标志某个新事件的开始(她是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她的写作总在创造文学史的“例外状态”。在艰难的抗战时期,她写的是《弄真成假》的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在“红色经典”相继登场的时期,她停笔关门,做起了《堂吉珂德》的翻译工作;在80年代争相重塑“文化英雄”的时候,她的记忆书写让她成为“消除英雄幻觉”的代表;在人生的垂暮之年,同龄人一一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她又以《洗澡》

《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暮年诗赋动江关”。

作为一个挺过了大小运动而依然故我的知识分子,她是偶然的;作为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年代的亲历者,她不属于任何一段特殊的历史,是绵延的,不旧不新的;作为文坛的“坛下人”,她与主流的名利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宁可披上“隐身衣”过活,不向外界的声音敞开自己的精神,此时的她又是内倾的、退守的。

总之,“万人如海一身藏”,是她的人生理想。她不想完全向喧哗的外界交出自己,因为“名与器不可假人”。她是冰山,只在历史的海平面露出一角,有时干脆全部沉下去,从我们这些粗心水手的视线里消失。

《喜智与悲智》封面上的杨绛,也是这种姿态:首先,她与我们之间隔着一层磨砂纸——那件若隐若现的“隐身衣”。越过这件隐身衣,我们才能看到她的面目:典雅、敛声、似笑非笑。

然而,贴近她的照片去看,就出现了状况。杨绛开始发焦,她的细部是不清晰的。当你继续逼近她,她就开始分解,解离为大颗粒的无生命的像素。你只有再度远离,才能重新看到她的完整形象。

我喜欢这种反讽意味的设计,仿佛是杨绛使用她擅长的“隐嘲”,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她这样现身说法,是为了让我们醒悟:“你们了解的我,只是我的一个不真切的轮廓。你们不曾细读过我,读透过我。”

我们会细读一支股票,一份合同,但我们很少有耐心细读一个和我们无关的人。对于杨绛,我们多半只是“泛读”“跳读”,甚至是“误读”。

我们读过《我们仨》,可能还会顺便读读《走到人生边上》《洗澡》,我们认为这已经读得很充分了,但杨绛的文集有整整九卷本。尽管读了她的文学作品,我们却并不完全把她当作一个文学家。我们记住她,更多是因为非文学的原因,因为那些富于传奇性的因素——暮年提笔,百岁老人,“雄剑雌剑”,“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等

等。“我爱丈夫,胜过自己”,这样的话,她是说过。但我们对钱、杨伉俪二人的绑定,不免有些过头。仿佛杨绛是不可以单独拎出来论的,仿佛单她一个人,离开婚姻、爱情、家庭的范畴,就不迷人、不自足了。

这就是我们某种程度上误读了的杨绛:她在某些方面被塑造成为一个典范,而代价是她形象的固化与窄化。和对任何一个名人的误读一样,我们对杨绛的误读,正在把杨绛推远。她正在失去活力,成为展览馆的褪色照片,书封上的失真女士。她在读者的心中得到了一个不争的地位,同时,也正在失去文学艺术方面丰富的启发性。

因此,《喜智与悲智》的出现是及时的。这本书不谈传奇(杨绛的八卦史),不谈地位(杨绛的评价史),只谈杨绛的文学世界。这是一个深的世界,纯粹的世界,也是一个少有人踏足的曲径通幽的世界。这个文学世界,才是杨绛藏在海平面以下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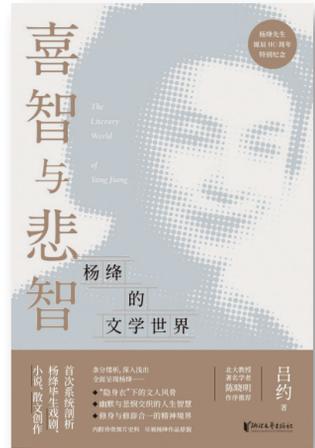
为了发现杨绛藏起来的部分,接近那个更加庞大、多解、新鲜的杨绛,吕约在这本专著中,展现了最见功夫的“细读法”。一方面是慢工出细活的美学扫描,另一方面是游刃有余的理论解剖。她从读文进入读人,从文风探入人品,从艺术深入观念。她的解读,清晰、准确、透彻,笔则笔,削则削。

吕约不是在做枯燥的论文,她是在借助论文体的严谨形式,借助逻辑理性的步步为营,寻找一道感性的、通往杨绛的窄门。她是在用笔朝圣。

她喊来许慎、刘勰、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巴赫金、以赛亚·柏林,让这些各怀绝技的老头子坐到一起开会,为的是出谋划策,求解杨绛。

她用刘勰的方法,画杨绛的眉毛,用巴赫金的方法,画杨绛的眼睛。杨绛的形与神,就这样一点点填充了起来,清晰了起来,生动了起来。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似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读完这本书,一个工笔的杨绛,发散出来。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让我们发现:杨绛在美学上有启发性、艺术上有创造性、语言上有原创性、观念上有超越性。她是那么主动地把握着自己的艺术人生,不依附,不出借,善始善终。她的年逾百岁,对我们这些速朽的人是一种教导。不是养生方面的教导,而是作为一个语言的长寿者、写作的长寿者、灵性的长寿者的教导。这个教导的精髓是:“隐逸保真”。

在这个“裸露”成癖的时代,我们的时尚是拍摄自己、展示自己、出售自己,不仅给别人看我们美的东西,也给别人看我们丑的、脏的、恶的东西。不仅可以以假名,还可以以假人以恶名。位置就是资本,注意力就是金钱。舞池的中心变成了意义的中心。所以,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时去看杨绛先生的“隐逸保真”,实在是一道太不显眼的窄门。

一百岁的时候,杨绛先生说:“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对一个隐士而言,死亡就是回家,就是彻底的归隐,彻底的全全。

先生们一回家了,这是这个时代的命运。天地间的这个舞池,实际是污秽凄苦的逆旅。舞倦了,无处投宿的时候,不妨去找一找吕约。她会为我们指路:那儿,舞池的暗处,杨绛先生还给我们留着一道窄门。

魏晓

# 写作的准备

王辉城

上海作协的“文学百校行”成立于2008年,其中特色赛事为“黑马星期六”,面向上海地区的初、高中生,通过六轮比赛,筛选潜力最佳的年轻人。选手们大多是“95后”,最近几届的选手中更有“00后”甚至“05后”。一批写作者

在“文学百校行”的帮助之下,在《萌芽》《青春》《中国校园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涌现出焦雨溪、程天慧、俞生辉、孟嘉杰、孔霄卿、陶易贻等佼佼者。

焦雨溪2017年出版首部中短篇小说集《山宇河宙》。在这部小说中,焦雨溪的写作所呈现出的特点,乃是以幻想、科幻等元素去构建、理解情感和世界。在中篇小说《山宇》中,焦雨溪讲述了一个充满恐怖与幻灭色彩的科幻故事:佩嘉驿于两百年前遇见外星人客山宇并相恋,然而山宇却离她而去。佩嘉驿踏上追寻山宇的星际旅程,其间,她产下女儿甘沛,并结识了充满痛苦回忆的干喜。然而真相却极为残酷,佩嘉驿漫长旅程的尽头仿佛是个巨大且恶毒的玩笑。她所牵挂的“长相俊美”的男人,不过是外星人量产的机器人,爱情自然也随幻灭。在小说中,焦雨溪选择了多视角叙事,分别以甘沛、干喜的视角,去叙述曾经的爱恨情仇。

程天慧出生于2003年,高中时参加“黑马星期六”比赛并获得第二名。程天慧的语言质朴,创作介于小说与散文之间。她的作品《游到海水变蓝》发表于《中国校园文学》,并被《青年文摘》转载。在这篇作品中,程天慧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割裂的上海。十三岁的“我”,是工地包工头的女儿,在暑假那年认识了头疼建筑工人的儿子李海。李海带着“我”到建筑工地里捡废铁卖钱。然而,废铁并不值钱,真正值钱的



是废电缆。废电缆有专门的仓库保管,想要正常拾捡并不可能,李海获得废电缆的手段也只有去偷。终于,李海的偷窃行为被父亲发现,李海与父亲所居住的集装箱被拆毁。更悲惨的是,李海父亲因偷盗落水而死,李海则消失在码头上。程天慧敏锐地捕捉到世界的不公与割裂,并深深同情李海家人悲惨的命运。

与程天慧一样,俞生辉亦是“黑马星期六”比赛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目前已在《青春》《文学港》《中国校园文学》等刊物发表不少作品。俞生辉的文字看起来更加“老成稳重”,但事实上,他对文学、世界和日常生活的理解并未超出同龄人,同样在以一颗热烈、真诚的心去创造、构筑自己的文学梦想。俞生辉相信并依赖悲剧的力量,小说《铁路沿线》是一则悲剧的集成,“我”是名孤儿,自小经历了母亲患癌症离世、收养人车祸死亡以及与相依为命的小伙伴分别等悲剧。

另外一位值得注意的作者是孟嘉杰。他的创作方向是科幻小说,但他并不关注未来科技的发展,而是着重描写科技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冲突与张力,通过科幻小说来观照自我的痛苦与迷茫。《幻境工程师》是一篇具有寓言色彩的科幻小说,“我”出身于钢琴世家,与祖父、父亲不同,“我”并不喜欢钢琴,也不想成为一名钢琴家,“黑白琴键快要铸成围墙将我困在其中”。但“我”又不得不承担起家族赋予的使命,跟另外一个钢琴家族决斗,并取得胜利。就在“我”陷入两难时,一位名叫张三的幻境工程师出现在“我”眼前,他与“我”有着类似的困惑,他要代表家族与另外一个幻境家族决斗,而他的梦想却是钢琴师。事实上,“我”的家族并非钢琴世家,而是幻境工程师世家。也就是说,“我”的对手其实是张三。钢琴家的梦想,正是张三植入“我”脑海中的幻境。这场关系到家族荣耀的幻境对决,实际取胜者是张三,然而他在最后关头,却将胜利拱手让给“我”。最终,他实现了钢琴家的梦想。

另外一位作者是孔霄卿,她在《中国校园文学》发表的《鱼骨》是篇值得讨论的作品。故事并不复杂,“我”是一名初中生,有一天伙同小伙伴张全前去杀猪场看杀猪。两人经过乘坐火车、公交车,最终到达张全父亲所在的屠宰场。这是少年人的一场小小冒险之旅,亦是新一代的“十八岁出门远行”。

最后需要讨论的作者是陶易贻,她的作品《迎春》,尽管和其他人一样,也带有习作的气息,但她的文本超越了简单的故事层面,具有令人惊喜的文学质地。陶易贻试图去叙述、描绘成年人关系的残酷与凉薄。在《迎春》中,老丁钟爱自己的侄子,患难之际仍牵挂着侄子。可侄子前来探望他时,却在惦记与盘算着他的财产。陶易贻将成年人的算计写得纤毫毕现,令人信服。另外一篇小说《月亮》,则将少年情怀暗藏于细腻的文字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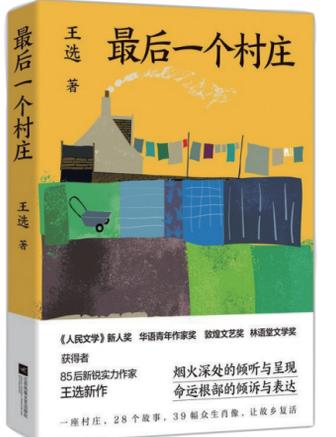
总体来说,这批作者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气质,乃是“习作”,大多是以想象中的悲剧去构建文本。我们可以窥见他们对文字的热情、对写作的热爱以及在写作方面的潜力,同时也可窥见作品中的欠缺之处。一是语言方面需要更多的锻炼,进而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再者是要思考故事与小说的差别,思索悲剧的力量。小说并非一蹴而就,习作的好处则是可以肆无忌惮地探索语言、叙述、故事的边界。

“文学百校行”之于文学发展的作用,不在于挖掘和培养作家。它所做的工作更为基础,就是将文学的火种,播撒于爱好者之中。而这,只是写作的起点,是第一步。火种便是希望,爱好者有朝一日或可蜕变为作家,或可蜕变为小说家。

年轻自然意味着无限可能,但天赋是否能被挖掘,小说家能否被养成,其实是一件可疑的事情。事实上,所有写作者的成长与成熟,基本上都是自我训练与“折磨”的结果。只有作者有耐心与韧性去完善自己的语言、认识和叙述能力,创作才能更进一步。而这个过程,或许非常漫长,或许非常孤独。正如王小波所提到的,写作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 在麦村遇见故乡

魏晓



息、为背景,写出现代文明下乡村的变化历程和微观历史,没有编年,而是以“传记”的形式逐一列开。一个个似近而又远的各怀个性的人物,一幕幕似在眼前而又山川各异的往事,一段段铭记在心而又难以捉摸的记忆,再一次呈现,再一次撞击心灵,再一次叩问我们,在千方百计逃离故乡后还能否回去,再一次催促我们,寻找故乡究竟在哪里。

什么是故乡?是户口本上印着的“籍贯”抑或“出生地”?不不不,这几个抽象而冷漠的铅字并不是那魂牵梦萦的故乡。

故乡是烙印在血脉之中、沉淀在心底深处的有温度、可触摸的记忆。于王选而言,故乡是西秦岭大山中跳动过的一处脉搏,那里曾经麦子黄、葵花香、玉米甜、青草绿;于我而言,故乡是古运河畔流淌过的一曲歌谣,那里曾柳叶绿、荷花香、蒲菜嫩、莲藕甜……

可是,回乡的路,却是那么漫长,通往无尽的时空的远方,最终淹没在记忆深处。王选最终只能隔着时空,在博物馆里面对满墙农具,以一个游客的身份,看着自己的过往,想起那些模糊的背影,回味他们的嬉笑怒骂,念及他们的悲欢离合。而我,还能在风景如画的运河之上,看见自己年少时的模样吗?

我们都是远离故乡的人。麦子黄、葵花香、玉米甜、青草绿,抑或山歌响起、社火起、扁食香、秋风长……这

些,只是故乡的表象。支撑起故乡灵魂的,是那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然而,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外出务工成为农村主流,农村人口就开始流失,特别是青壮年。乡土大地上的很多习俗、传统、道德观念甚至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在消亡,另一些在改变。

王选在《最后一个村庄》中写道:“一个没有人的村庄,如同一条河流,干枯了,只留下巨大而荒芜的河床,把沉积于心的背景和秘密,暴露于青天白日之下。”故乡,就这样消逝在时空里,黄土和流水封印了曾经的喜怒哀乐、恩怨情仇和生离死别。好在今天那些逝去的、远去的故人们,在《最后一个村庄》中又复活而来,在书中,他们坚韧着,努力着,竭力将自己的日子往前推。日子“推不前”的,长眠于黄土之下;受惠于岁月,能推动的,向城市靠拢。

“最后一个村庄”不只是麦村。其实,我们都活在这样一个村庄里,被“追求美好生活”这只无形的大手指挥着来来回回,向东向西。或许,我们也曾像赵世杰一样想要衣锦还乡,采菊东篱,却最终因无法融入而选择离开,重新回到城市。或许,我们也曾像喜娃一样,为了光阴,为了生活,不得不抛弃传统,远走他乡。或许,我们更像那一个又一个年轻的孩子,身上并没有背负太多的乡愁,也不会去思考文化和文明这样虚无缥缈的概念,只是在生活的指引之下,一头扎进了更美更好的异乡。

青年作家王选的最新力作《最后一个村庄》,最近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后,迅速在读者中掀起了一股热潮。该书以浓郁的原乡情怀和对故土一往情深的依恋情愫,引起了读者特别是广大都市读者的深切关注。

《最后一个村庄》用28个故事,讲述了西秦岭山脉中一个叫麦村的小村庄,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至本世纪初十年期间,一户户人家在村子中日渐消失的故事,同时也描绘出了39幅深刻、感人、哀婉的底层群体众生相。在麦村,那些人或家或因搬迁、或因病亡、或因失踪,最终以不同的方式弥散在了大地之上,只留下了一段回忆、一抔黄土、一片草木。王选写下了这种弥散,每一个故事,既是一段家庭史,也是对于记忆故乡的修补或重建。

《最后一个村庄》这本书,以时代为气

广告

叙事 流星飞向木镇(中篇小说)..... 王善常  
沙里博克(中篇小说)..... 吕阳明  
洪水中那棵意杨树(短篇小说)..... 刘益善  
流水谣(两题)..... 王选  
虚构死亡(短篇小说)..... 王先佑  
奔生(短篇小说)..... 罗贤慈

品相 寻找麒麟..... 阿贝尔  
到海吉星去..... 吟冷  
旺吉一家人..... 谢永峰  
忆杨绛先生..... 蔡津辉  
一株长满小说的大树..... 杨光福

精品 我是少年坛子..... 孙甘露  
我是青年评论不是家..... 赵依

汉章 木香(组诗)..... 张远伦  
片段(组诗)..... 剑峰  
短歌行..... 龙郁 杨雪 印子君 吴虚谷 邓太忠 张于荣 魏兰芳 向坤东

经典的十二种凝视 主持人语..... 吴义勤 陈培浩  
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前后..... 徐兆正  
大河前横望震云——关于刘震云的一份不完全社会阅读..... 南飞雁 陈润庭 曾芸莹等

名誉主编:阿来,执行主编:罗伟章。邮发代号:62-1。定价:15.00元。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5号,邮政编码:610012。电话:028-86781286。邮箱:scwx@vip.163.com。

四川文学 2021年第十一期目录

庆祝建党100周年全国征文作品选登 钟法权  
陈独秀之江津晚歌  
新时期陕西作家与陕西文学

中篇小说榜 匡中玉  
短篇小说榜 纪念孟和郁  
新诗经 时光隔开了我们  
西岭笔录  
贝加尔湖  
旧事如烟  
无用之诗  
种菜生涯  
举葵之心  
初夏旅途日记  
精神地图 不在高  
佳县的佳  
墨色叩乾坤

延河讲坛 深厚的解说——金克木的文化神游... 黄德海  
文学观察 历史视域中的时代回响  
——读邱华栋《北京传》..... 袁恒雷

新翻译 树语..... 【美】理查德·鲍尔斯著 陈磊译

邮发代号:52-6 全年12期 定价:15.00元 全年定价:180.00元  
地址:710001,陕西省西安市建国路83号《延河》杂志社  
投稿:yanhesong@126.com(小说),yanhesong@126.com(诗歌),  
yanhefy@126.com(翻译),yansw@126.com(散文与评论)

青年作家 YOUNG WRITERS

新青年 新文学 新阅读

主编:梁平

2021年第10期目录  
华语作家访谈录  
那可能就是文学的时刻  
——陈河访谈录  
..... 陈河 郑润良  
重金属 稀少的新声..... 刘建东  
小说观:巨浪与岸..... 刘建东  
锐小说 边城雨..... 钟正林  
就此别过..... 姜光  
我在暗处..... 杨永磊  
西戈壁上的苏盈盈..... 梁培德

海外·华语作家 一个人的公共汽车  
..... 【美】二 湘

新力量 主持人语:占卜、谎言、小说家  
..... 徐晨亮  
平常人..... 王卉子  
碧星姑娘..... 孟祥鹏  
巴中少年..... 后 村

评论者说:青年写作与写作青年..... 闫东方

散文坊 牛年六记..... 鹿惊涛  
童年年来..... 钱红莉  
妖精的启蒙..... 余志勤

新批评 主持人语:理论的批评化和批评的理论化... 贺绍俊  
总体性视域下的个人化写作..... 傅逸尘

作为模型的碎片——从重述到重塑..... 杨婧媛

外一首 黄政钢 马道子 邱伟强  
严来斌 唐海峰 周春文  
范庆奇

订购方式  
1. 邮局订购:全国各地邮局 邮政代号:62-130  
2. 汇款订购  
汇款地址:成都市金家坝街7号文联大厦6楼(610015)  
收款人:青年作家杂志社

RMB 15.00  
全年:180.00(含运费)

《中国作家书系》图书出版征稿

南京远东书局成立20年来,编辑的《中国作家书系》、《当代艺术家作品集》等系列图书,以正版品牌的法律保证,赢得了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

凡文学、社科、年鉴、方志、家谱及书画摄影等作品均在征稿范围。使用国内正版书号,每本书均有独立CIP数据号,可在“中央宣传部出版物数据中心”官网验证。编辑部门将对出版的作品,认真编排校对,精心设计制作。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多年来,南京远东书局代为出版策划的图书出版质量和艺术品质有口皆碑。

图书出版后,将安排在国内知名媒体发布新书讯。优秀作品本局可代办发行,并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

联系地址:210022南京市将军大道20号中惠国际大厦9座5楼 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  
投稿邮箱:yjd368@126.com QQ:85648588  
出版热线:025-51939999,52103958  
(征稿信息长期有效)